

# 总体研究



# 对外汉语教学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学科定位

云南大学国际学术教育交流中心 蒋印莲

我国对境外母语非汉语者进行的汉语教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已经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由一两所院校开设的、有几十名学生的培训班发展到今天国内四百余所院校及语言教学机构共同从事的、拥有八万余名外国学生的教学规模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表明，“对外汉语教学现已形成了一个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和多种类型的教学体系。”<sup>①</sup> 据统计，目前国内已有一百三十余所院校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但不同院校的这一专业所涵盖的范围和教学对象却不尽相同。有的院校这一专业招收的是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培养对母语非汉语者进行汉语教学的师资为主要目标；有的院校这一专业招收的是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主要为境外学习者），以培养学习者汉语语言应用能力为主要目标。建立“对外汉语”专业，将对外汉语教学也纳入到学校教育的正规轨道，并入学校教育的整体系统，以取得自身的学科地位和发展建设的合理空间，这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由于教学对象的不同，就出现了“对外汉语”和“对外汉语教学”两种不同的学科称说，不免引起了一些概念上和使用上的混乱。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对“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为“本专业注重汉英（或另一种外语或少数民

程棠：《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说略》，《汉语学习》，2004年第6期。

族语言，则以下有关用语作相对调整）双语教学，培养具有较扎实的汉语和英语基础，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全面了解，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对外汉语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内外有关部门，各类学校，新闻出版，文化管理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专业编号 050103）不难看出，这一专业设立的初衷是为适应国内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及教外国人汉语，培养具有跨语言教学能力的师资或对外文秘等人才目标而设立的。把这一专业名称用于对母语非汉语的境外学习者的汉语本科或汉语进修教育，无疑是取其“对外”一词的共同性，以区别于母语教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多年的实践表明，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显然得到了汉语教学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采纳，以至于不少圈外人误以为“对外汉语”专业就是指的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而有些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士、博士点的确也同时在招收国内和国外两种学生。中国高等院校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加强国际间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国大学专业招收外国留学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对外”二字的指称对象的不确定，使问题变得比较复杂了。李开从国际汉语教学的角度考察了“汉语”称谓在不同环境下、对具有不同学习背景学习者的不同含义。他在《汉语言学和第二汉语教学论》一文中认为，“汉语”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国语”、“祖语”；对在本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汉语就是外语，而在中国从事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应与对本国人的母语教学加以区分。他举例说“在日本，对本国人教日语的系叫‘国语系’，对非日语为母语的外国人教日语的系叫‘日语系’”。由此，他提出了“第二汉语”（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的称呼。我们姑且撇开对他“第二汉语”提法的评论，可取的是他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我们在确定学科定位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对外汉语”和“对外汉语教学”尽管相互之间关

系密切，但由于教学对象不同而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本文主要侧重于从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述。

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名与实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其核心问题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归属或上位学科究竟是什么？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是不是一个专业？“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之间有什么异同”等。比如有些院校目前就面临着对外汉语教学找不着家门的困窘，既然是教汉语当然就与中文系有关，于是主张归属到中文系的有之；既然是教外国人就要会说外语，于是主张归属到外语系的有之；既然语言学习不过是预科，目的还是学专业，于是主张由各专业自行开设汉语教学的有之……而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后发现，以上任何一种归属都不完全合适，最好的归属是自身独立成学科，但是又苦于缺乏明确的学科定位及成熟的经验作指导。这也许就是一个新兴学科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困惑和尴尬。早在1984年，当时的教育部长何东昌在来华留学生工作会议上就曾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型学科。”<sup>①</sup>1987年成立了由国家十一个部委组成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8年9月第一次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1990年6月国家教委颁布了《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办法》；1992年9月国家教委批准实施“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将其列为国家级考试等等。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是对对外汉语教学如何作为一个学科加以建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面对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迅速发展，学科建设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对许多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和科学的认识，而其中的许多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对对外汉

语教学本身的认识上，我们不妨就这一问题回顾一下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国内主要的相关论述。

提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最初学科体系建构，就不能不提到吕必松，他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教学讲义和学术文章中。吕必松从对母语、外语、第二语言的比较中指出，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他认为“第一语言（一般情况指的就是母语）和第二语言是从学习的先后顺序的角度命名的，它们互相对应”，而“外语是从国别的角度命名的，指的是外国语言，相对于本国语言”，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既相对应，又交叉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区分母语和外语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语言学习和习得的规律，“而第二语言是在第一语言习得之后学习和使用的本民族语言（指旅居海外的华侨，其第一语言为当地语言——引用者）、本国其他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第二语言教学所包含的特殊规律也是多方面的，如语言环境、言语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的形成因素、学习目的与学习方法、教学法、认知过程、中介语等。他由此提出了著名的“第二语言教学结构说”，即第二语言教学结构的四大部件：底层结构、基本结构、主体结构 and 上层结构。所谓底层结构“是指跟第二语言教学有关的客观条件”，包括目的语国家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实力，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以及可能提供的经费，师资培养、教师聘用和培训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教学设施和设备的现代化程度；基础结构包括语言理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一般的教育理论；主体结构由“总体设计、教材编写（或选择）、课堂教学和测试四个构件组成”；上层结构“指的是教学的原则”，由教学类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构成。他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正在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开始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全面进行学科

建设的轨道”。<sup>①</sup> 吕必松先生的论述在早期对外汉语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在于，他的理论首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确定了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属于有别于母语和外语教学的第二语言教学所具有的独立特征，即具有专门的科学理论，具有专门的教学法，这些理论和方法是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基础上的，由这些独立特征决定了它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并从理论上将对外汉语教学确定为一个特殊的语言教学范畴。

盛炎在他的《语言教学原理》一书中也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跟其他第二语言教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只有把它放在世界第二语言教学这个大环境看，才能看得明白、深透”。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这个术语不够科学，因为“没有‘对内汉语教学’的术语跟它相对。其中的‘外’字指外国人，翻译成英语应该是‘Chinese for foreigners’，这个术语只适用于中国境内”。<sup>②</sup> 他认为“‘作为外语的英语’（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和‘为外国人的英语’（English for foreigners）是不同的，主要的不同点在于教学环境不同，因而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他在论及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基础时认为，我国虽然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很年轻。要使它尽快成熟起来，需要有坚实的理论作为基础。而“一个好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应该是系统的，前后一致的，不断发展的”。在各种语言派别中，他特别强调了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理论对对外汉语专业的指导意义：“它不仅指语言学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而且也指语言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8年。

盛炎：《语言教学原理》[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参考用书（内部资料）]。1998年。

盛炎：《语言教学原理》[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参考用书（内部资料）]。1998年。

教学本身的理论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外汉语言教学法”的名称，以国外应用语言学家提出的六个“WH”作为这一学科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即“who”（谁）指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是谁（即教学对象）；“what”（什么），指习得第一语言的学生和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即母语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有什么不同）；“how”（怎么样），指学习是怎样产生的？如何保证学习的成功？第二语言认知过程是怎样的？学生用什么样的策略和风格学习？成功的学生涉及认知、情感、生理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when”（何时）指第二语言学习何时发生？成人和儿童有什么不同？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是什么年龄？“where”（在哪里），指人造语言环境和自然语言环境各有什么利弊？文化异同对学习过程有什么影响？“why”（为什么）指学生为什么学习第二语言？有哪些动机？工具性动机和参与性动机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盛炎明确地把对外汉语教学归属到了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强调了对外汉语的“教学”性特征，介绍了大量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强调了对教学主、客体的关注，从而更贴近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实际活动本身，把对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的研究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刘珣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作了详尽而客观的回顾和分析，指出“对外汉语”的名称自提出以来，一直存在争论，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更能为大家所接受的表达法”，所以一直沿用至今。他认为“对外汉语”名称的局限性在于：“它只突出了主要教学对象，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科性质——第二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明显带有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称说这一学科的色彩。‘对外’二字无法为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同行所使用，因此它只适用于中国。”而在境外，汉语教学或称作“中文教学”，或称作“华文教学”，因此在对外使用时，简化为“汉语教学”。他也认为最

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这一名称“能涵盖第一语言以外的所有汉语教学。同时又能体现出它与其上位学科——整个第二语言教学的关系。”<sup>①</sup>他同时指出，实际上对第二语言教学这一上位学科名称也存在说法不一的问题。所以实际上“至今仍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能准确反映学科特点的名称”。这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针对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外语教育学”、“教育语言学”等名称，对“教学”与“教育”的概念重新进行审定，意在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去考察学科的定位的现象，刘珣认为“（教学）只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教学的研究通常是以教学过程及规律为对象，而‘教育’的内涵则丰富得多，指从德智体美方面教育人的活动。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对教育的研究，否则将失去目标和方向。应该顺应世界发展的总趋向，把本学科的研究提升到教育层面上来。从教育的高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反映到本学科的名称上，即用‘对外汉语教育学’比较规范。”<sup>②</sup>刘珣的论述把对外汉语从教学的狭义概念中解脱了出来，把它置于更广泛的教育大体系中进行考察和定位，这的确能引发人们很多方面的思考。随着汉语学习人群的迅速扩大，留学生情况越来越复杂，我们不仅是在从事汉语的课堂教学工作，而且也必须关注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管理。学校教育说通俗了就是教书育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逐渐成长起来的，都需要接受多方面的教育培养。特别是留学生，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接触到许多陌生的事物，就更需要这方面的及时有效的帮助，包括心理教育、文化认同教育、法律法规教育、交际原则教育、目的语国家国情教育等都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得到应有的体现。留学生

①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年。

教育也需要书本以外的教育内容，这就牵涉到整体的留学生管理工作了。我个人理解目前世界教育新理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的“全人”教育，即要教育学生全面发展，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讲道德，善交际，富于同情心和理解力，心理和身体都要健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为了达到这个总体的目标，所有的学科都要向这个目标努力，也就是说在专业教育中要注入更多的社会人文教育因素，培养适合新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汉语教育学”的提法将对外汉语教学与人才培养联系起来，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是人才培养是所有学科或大学所有课程的共同目标，如果将对外汉语教学定位在“教育”范畴，在课程研究和研究领域上就应该有相应的体现，不能仅局限在语言教学内。而如何构建对外汉语教育学课程体系，其价值取向如何确定？教育培养目标如何在教学中实现？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赵金铭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一书作为“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由商务印书馆于2005年出版。该书开宗明义，从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名与实。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一词自1978提出后，得到了语言学界著名学者的一致肯定，在1993年7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的学科门类划分标准中，“对外汉语教学属于同汉语言并列的、二级类中国语言文学类之下的独立专业。后经调整，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下属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属应用语言学，学科归宿不言而喻。”<sup>①</sup>他同时认为对外汉语既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也是一种外语教学。在论及学科性质时，他认为：“当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资格时，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

究方法，再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最后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sup>①</sup>而“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表明它自身已经基本具备了上述条件，因此可以确定“对外汉语教学”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的一个独立学科，具体说属于语言学中的应用语言学分支，因为“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是以语言教学为对象的应用学科”<sup>②</sup>。在该书所绘制的学科序列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应用语言学下是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下分出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两类，在汉语教学一类下又分出汉语作为母语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两类，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下又分出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两类。从表中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对外汉语教学”是相对于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而言的，这似乎已经为“对外汉语教学”找到了对应方，即“对外汉语教学”的对应方不是“对内汉语教学”，而是相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而言的，它们共同的上位学科就是第二语言教学。第二语言教学相对于母语教学而同属于应用语言学学科。赵金铭非常明确地把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对象规定为外国人，而不是像“对外汉语”专业那样将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与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归为一类。正是这种分离形成了二者相互的对应关系，使“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找到了对应方。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定位上的重要观点。多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也证明了我们在对外国人和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上的确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最主要的不同点就在于尽管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语言不同，但在社会文化诸方面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同处在一个共同的国度，经过长期的相互融合，在社会心理、文化心理、政治生活、风俗习惯方面，共同点多于不同点，这同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有着本质的

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

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

区别。因而将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称作“对外汉语教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教学称作双语教学更为科学规范。也可以以此避免“对外”、“对内”的争论。

比起上述各家的学说，王路江则侧重从对未来展望的角度论述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会通”性问题。回顾历史，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最初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基础汉语教学，到现在包括本科教育及研究生教育、进修教育的多模式、多层次教学，无论规模还是内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短期教育到长期教育，从专门教育到学历教育，从技能训练到汉语文化教育，从单纯的汉语技能教育到专业方向教育——对外汉语学科的实践形态已经远远突破了早先人们为它设定的学科空间，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sup>①</sup>。文章认为，从实践意义上讲，“对外汉语”学科就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包括中国本科学历的“对外汉语”专业和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因此，对外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与其所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模式，应该是同构的。认为“对外汉语”学科首先是会通型学科，即以外国学生学汉语和中国学生学外语的会通性质，可以找到“双语教学”的会通模式，即以汉语作为技能和工具的多样通用性，可以设计出诸如“经贸汉语”之类的专门化模式。“我们固然需要考虑对外汉语的学科独立性，但与其他传统学科相比，由于它主要是一个应用性学科，所以更需要强调它的多项伸展的会通性质，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点‘泛’学科的意识或‘广’学科的意识，但又不是说对外汉语要成为容纳整合各种学科的庞大学科，而是说在多科交叉的视野里，对外汉语的学科价值和地位才能凸显出来。”王路江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源于近年来汉语学习者人数增多，需求提高，希望在中国高等院校接受各种专业学历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加的现实情况，也是目前

国内许多高等院校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对外汉语教学本身培养目标的重要性，高等院校学历教育国际化进程可以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瓶颈。要有所突破，就必须面对和解决一系列问题，诸如：对外汉语教学如何与专业教学接轨？对外汉语教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外汉语教学是否等同于汉语预科？如果不是，它的培养目标将如何界定？留学生是否只有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的规定标准才能“入系”学习？留学生直接“入系”学习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汉语专业和其他专业相结合的原则是什么？等。这些的确是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泛”学科意识的提法值得深入思考，可以看作是语言学习后问题，或者是语言学习到一定阶段后的学科扩展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多渠道规模发展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前景。

潘文国在《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论对外汉语的学科性》的文章，详细论述了对外汉语学科的名称内涵和指称的科学性问题，提出应该将“对外汉语”专业名称改为“对外汉语学”。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由于是“教学”所以很难、或者无法确定为一个学科。因为“‘教学’——理论上应归属‘教育学’这个学科门类，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寻找其位置，‘xx教学’只能是‘课程与教学论’这个二级学科下的一个分支。”<sup>①</sup>而“一门学科的学科性，最主要体现在它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作为其本体。——对外汉语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本体就是对外汉语”（同上）。他认为“对外汉语学”是“对外汉语+学”，因为汉语的确有“对内”、“对外”之别。作为一个学科，对外汉语学的本体研究应该是一种“以对比为基础，以教学为目的，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汉语本体研究”。他认为“对外

潘文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1期。

汉语学”是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对外汉语学学科下，有五个研究方向，或者称为五个三级学科，即以对比为基础的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介语研究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汉外对比及中译外研究。至此我们似乎清楚了潘先生所言的“对外汉语学”学科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汉语研究型学科，其中所包含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主要是指理论层面上的即是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而不是指对外汉语教学本身。这与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上的专业介绍中培养“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的目标有所不同。潘先生的“对外汉语学”的提法在对外汉语理论研究体系建设方面有重要价值，他将理论层面与教学层面进行了区分，将对外汉语纳入了汉语本体研究领域，以求成为与“对内”汉语研究相对应的学科，为对外汉语在学科领域争一席之地。对潘先生的说法也有不同意见，郭熙在同年、同一本刊物的第4期上发表了《对外汉语学说略》一文，认为汉语本体只有一个，无所谓“内”、“外”之分。如果顺着潘先生的思路，“对外汉语学”应该是“对外+汉语学”。而郭熙认为“（汉语）本体研究是对外汉语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本体研究就不可能很好的开展对外汉语研究”，“对外汉语学与本体汉语学的根本不同在‘对外’。——本体汉语学是从母语的角度研究汉语，为寻找语言规律而研究汉语；对外汉语学是从外语的角度研究汉语，是为作为外语的汉语的教和学来研究汉语”。<sup>①</sup>他同时认为对外汉语学与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有密切关系。

以上是对“对外汉语教学”称说和内涵的回顾。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对我们理解和认识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择其要点，我们可以看出现有的由教育部设定的对外汉语专业是培养中国国内从事以第二语言教学

郭熙：《对外汉语学说略》，《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4期。

为主的实践型语言人才的本科专业，包括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两个部分。如果将其与对外汉语教学联系起来，就是主要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的专业。而“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属于实践型学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名称，只是作为应用语言学学科之下的一个分支看待。名称之争，表明了人们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极大关注，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难以归属的独立性。对外汉语教学在称说上的争论根源于它自身的跨学科性质。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本体研究、汉语教学研究、外语教学研究及语言学研究、方言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传播学研究、计算语言学研究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在我们现有的学科目录中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从各个角度看都非常合适的名称。正是因为如此，国外有些学者才称它为“没有名称的领域”。王还先生说：“如果教外语是一门学科，我们教汉语就是作为一种外语来教，自然也是一门学科。”<sup>①</sup>在现阶段继续沿用“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2005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汉语大会，标志着汉语教学国际化的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国家汉办推出了“汉语桥”、“孔子学院”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人力和物力上以前所未有的投入力度，充分显示了汉语国际化作为一项国策的重要性。的确，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如对外汉语教学这样有专门的隶属于教育部的国家级领导机构，即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国家汉办），而这个领导机构是由11个部委组成的，它的工作范围不仅在国内，更主要的是在国外。一个目前几乎连三级学科都够不上的“对外汉语教学”，它的领导机构为什么要由11个部委组成？这就说明“对外汉语教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问题，而是一项与国家民族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事业。这项事业的意义已

转引自赵金铭著：《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

经远远超出了教学本身，它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加入国际竞争，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加强国际间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汉语作为国际间一个重要的沟通桥梁正式踏上了国际的大舞台。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语言既是交际工具，是文化的载体，它自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汉语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我们要开发利用这个资源，不能仅停留在本体研究的层面上，不能仅从国内学科的角度去规定它，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中国向世界推广汉语存在哪些障碍？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应采取什么样的阶段性措施？对外汉语教学有很多问题不是只靠本体研究可以解决的。此次世界汉语大会的宗旨是“在世界多元文化建构下的汉语教学”，是把它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加以定位的，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它的含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汉语教学承载了除教学本身以外更多的内容，它可能更应该说是中国与世界多层面对话的一个途径。汉语资源需要转化成财富（包括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这个转化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教学，使更多的人掌握汉语，运用汉语进行交流。当然这当中并不是物物交换的关系，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转换过程。因而，从目前来说，对外汉语教学是实现汉语资源转化的重要渠道，高质量的对外汉语教学能更好地促进这种转换的进程。一切有助于这种转化的因素都应该吸收，不管它现在属于哪一学科。我们当然需要汉语本体的研究，无疑它应该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础，我们也需要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法，尽管教学属于教育学学科，但对外汉语教学比起母语教学来说由于教学对象的复杂性而变得十分复杂。我们也需要进行心理学研究，从认知角度掌握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规律。我们需要进行跨文化交流学研究，把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融为一体。我们需要管理学方面的研究，更好地开展各种类型的语言教学交流合作项目等。在这方面的确应该具备“泛”

学科观念。在教材设计编写上，也不像母语教学可以全国通用，而必须考虑教学对象的国别来进行汉语教材建设，以增强其教学的针对性。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从事实实在在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国际语言文化教育交流事业。看看国内持续升温的英语教学，可以看出英语资源的国际开发程度，汉语的国际开发程度还无法与之相比。在进行汉语资源开发的同时，也必须注意资源的保护，比如保持汉语共同语（即普通话）的地位和指导性。

“对外汉语教学”这个“三位一体的名称”，让它难以找到所归属的学科，但是也客观地体现了它自身的特点。这三者同等重要，结合为一体，就是它的全部内涵。它自身就是自身的主体，是在众多学科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新生事物，它的根基深扎在许多相关学科的肥沃土壤中，吸吮着它们的养分，滋养着自己的身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正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陆俭明先生所说：“对外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本族人的语文教学，教学中所出现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都可能成为汉语本体研究的突破口。所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也是很有开发价值，大有发展前途的。”<sup>②</sup> 在《对外汉语教学展望》一文中，陆俭明先生说：“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毕竟不长，经验也不足，特别是对于‘对外汉语教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来不及深入地考虑，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意识还有待加强，学科理论研究的方向尚需进一步明确。这些问题也还未引起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针对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现状，陆先生说：“说句实在话，现有的汉语教科书、现代汉语方面的专著或工具书远远不能满足对外汉语教学

郭熙：《对外汉语学概论》，《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

陆俭明、沈阳著：《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